



The Imperfectionists

我们不完美

Tom Rachman

[加拿大] 汤姆·拉赫曼 著

康慨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The Imperfectionists

我们不完美

Tom Rachman

[加拿大] 汤姆·拉赫曼 —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们不完美 / (加) 拉赫曼 (Rachman, T.) 著; 康慨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书名原文: The imperfectionists
ISBN 978-7-208-12440-0

I. ①我… II. ①拉… ②康… III. ①长篇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①I711.45



我们不完美
[加拿大] 汤姆·拉赫曼 著 康慨 译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出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13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发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制版 北京百川东汇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开本 890 × 1240毫米 1/32
印张 10.75
插页 2
字数 217,000
版次 2014年8月第1版
印次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208-12440-0/1·1282
定价 32.00元

献给克莱尔和杰克

目 录

《布什民望跌至新低》

巴黎通讯员 贝劳德 1

《世界最年长骗子 126 岁去世》

扑闻作者 高亚瑟 33

《研究显示：欧洲懒人多》

商业记者 文海丽 65

《全球变暖，冰激凌受益》

审读编辑 柯海明 93

《美将军对战事表示乐观》

总编辑 苏凯琳 121

《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性生活》

开罗通讯员 温斯顿·张 157

《核疯子》

文字编辑 露芭·扎夏.....189

《巴格达爆炸，76 人死》

新闻版主编 孟克雷215

《冷战结束，热战开始》

读者 奥尔内拉·德蒙特雷齐.....243

《担忧中国减速，股市大跌》

首席财务官 裴亚冰267

《校园血案，枪手射杀 32 人》

发行人 奥利佛·奥特.....299

致谢.....323

关于新闻业与《我们不完美》的对话

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 汤姆·拉赫曼.....325

《布什民望跌至新低》

■ 巴黎通讯员 贝劳德

贝劳德掀掉床罩，只穿白内裤、黑袜子，匆忙走到屋门口。他扶着门把手站稳，闭上眼。冷风从门下灌入，他缩了缩脚趾。走廊却静悄悄的。只听见楼上有高跟鞋咔咔响过。天井对面，百叶窗吱呀一声。他自己的呼吸在鼻孔里幽幽作响，幽幽而出。

隐隐约约，有女人的声音飘入。他绷紧眼皮，仿佛要放大音量，却只听到些低言碎语，是一男一女早餐时的交谈，出自走廊对面那间公寓。说话间，突然一下子，他们的房门打开了：女人的声音大了起来，走廊地板吱吱嘎嘎——她走过来了。贝劳德赶紧收身，拉开俯瞰天井的窗门，摆正姿势，望向窗外属于他的巴黎一角。

她轻叩他的房门。

“进来。”他说，“用不着敲门。”他妻子进了屋，打昨天晚上起，这是她头一次回来。

他没从窗前转身面对爱琳，而是用光裸的双膝使劲顶着铁护栏。她抚弄起他脑后的白发。他往后缩了一下，惊讶于她的抚触。

“是我。”她说。

他笑了笑，眯了眯眼，嘴唇张开，吸了口气，好像要说什么。可他什么也没说。她放开了手。

他转过身才发现，她坐到了抽屉前，里面放着他们的老照片。一条抹布搭在她肩上，她擦净手指，那上面有去皮土豆、洗洁剂、洋葱丁的湿气，还有旧毯子的味道和窗台上的尘土——爱琳是个什么都摸，什么都尝，做什么都特认真的女人。她戴上了老花镜。

“你在找什么？”他问。

“我小时候在佛蒙特的照片，让迪迪耶看看。”她站起身，手里拿着相册，走到门口又停下。“你晚饭有安排了，对吗？”

“哦。”他看着那相册，点点头。“蚂蚁蚂蚁。”

“什么意思？”

“你正在往对过搬家。”

“没有。”

“想搬就搬好了。”

他没反对过她和迪迪耶——也就是走廊对过那个男人交往。她生活中的那部分还没有结束，性还没有结束。贝劳德却已经收场。她比他小十八岁，这道鸿沟曾经让他激动不已，可如今他已到古稀之年，两人之间如隔大湖。他给了她一个飞吻，然后回到窗前。

走廊地板吱吱嘎嘎。迪迪耶的门开了又关——到了那边，爱琳连门都没敲，直接就进去了。

贝劳德看了一眼电话。自从上一回卖出稿子，已经过了好几个星期，他现在需要钱。他拨通了罗马的报社。

有个实习生把电话转给了新闻版主编孟克雷，一个忧心忡忡的谢顶者，决定着每期报纸要刊出的大部分内容。一天中无论什么时候，孟克雷都会在岗。这男人生活中只有新闻。

“正等稿子呢吧？”贝劳德问。

“说真的，我有点忙。你能不能发邮件给我？”

“发不了。我电脑有问题。”问题是他没有电脑。贝劳德仍然在用电子打字机，一台1993年的老古董。“我可以把东西打印了，再传真过来。”

“电话里跟我说吧。不过，要是方便的话，你能把电脑拾掇好吗？”

“是的：修电脑。记下来了。”他用手指在笔记本上划拉着，好像要扒出一个更好的点子，而不是上面记着的这一个。“来一篇关于圃鹁的特写，你们有兴趣吗？这是种法式美食，是一种鸟——属于雀类吧——在这里卖是非法的。他们把它塞进笼子，戳出眼睛，好让它分不清日夜，然后一刻不停地喂它。喂饱了，就用干邑把它淹死，烧成菜。密特朗最后一顿饭吃的就是这个。”

“啊哈，”孟克雷附和了一声，“可是对不起，新闻在哪儿？”

“没新闻。就一篇特写。”

“你还有别的吗？”

贝劳德又开始划拉他的小本子了。“关于葡萄酒的商业报道怎么样：桃红酒在法国的销量首次超过了白葡萄酒。”

“真的吗？”

“我觉得是真的。不过还得再复核一下。”

“有没有什么更具时效性的？”

“你不想要圃鹁那篇吗？”

“恐怕我们没有版面登这个。今天太紧张了——四块新闻版。”

贝劳德供稿的其他报刊都已将他抛弃，这份报纸是他最后一个饭碗，最后一个雇主，现在他怀疑人家也快打发他走人了。

“你知道我们的财务问题，劳德。这段时间我们只用那些耸人听闻的来稿。这不是说你不好。我的意思是，凯琳现在满脑子都

是经营上的事。恐怖主义，伊朗核问题，俄罗斯复苏——就是这类东西。其他的我们基本上都用通稿了。这是钱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

贝劳德挂了电话，回到窗前，看着外面第六区的公寓楼群，雨水留痕，排水管渗漏，脏污了白色的外墙，涂料逐渐脱落，百叶窗紧紧闭合，下面的天井里，住户的自行车挤作一团，车把、脚踏和辐条交叠咬合，楼顶是锌板，带盖的烟囱管道吐出白烟，在白色的天幕上留下条条划痕。

他走到紧闭的门后，站定，听着。也许她会主动从迪迪耶那儿回来。看在上帝分上，这仍然是他们的家啊。

晚餐时间到了，他到处乒乒乓乓，尽量弄出动静，把门撞到衣帽架上，出门时一路假装咳嗽，全都是为了让对过的爱琳听到他在出门，去赴假想中的饭局。可这样的饭局压根儿就不存在。他只是不想坐下来，和她，和迪迪耶一起，再吃一顿人家的嗟来之食。

他沿蒙帕纳斯大街闲荡，打发时间，给女儿夏丽买了盒杏仁饼，然后回家，这次偷偷摸摸地，与此前的轰轰烈烈截然相反。进屋时，他提起房门，免得合页吱嘎作响，再把它轻轻关上。他没开大灯——爱琳会从门下看到——摸黑进了厨房，让冰箱门半开着，用来照明。他开了一罐鹰嘴豆，直接用叉子挖进去，一眼看到自己的右手，上面遍布着老人斑。他把叉子换到左手，衰老的右手一下子插进裤袋深处，抓住了干瘪的皮钱夹。

许多次一文不名。花钱总是比存钱高兴。从伦敦的哲敏街定做衬衫。成箱地买1971年产歌丽雅庄园的酒。买马票差一点赚大钱。即兴去巴西度假，即兴的女人们相伴。去哪儿都叫出租车。他又挖了一叉子鹰嘴豆。盐。要加盐。他往豆罐里撒了一小撮。

拂晓时，他躺在好几层毛毯和床罩下——他不再开暖气了，除非爱琳在这儿。今天他要去看夏丽，却打不起精神。他翻了个身，朝向另一边，仿佛丢开她，转向了儿子睿明。好孩子。贝劳德又翻过来。如此清醒，如此倦怠。懒——他变懒了。怎么搞的？

他掀掉盖的东西，只穿内裤和袜子，打着寒战走到桌边。他盯着旧电话号码——几百张小纸片，或钉，或挂，或粘在某个地方。给谁打电话都太早。看着昔日同事们的名字，他咧开嘴笑了：某编辑对他破口大骂，因为他和某女友在浴缸内烂醉如泥，错过了六八年的第一次巴黎暴乱。还有某位分社头头，让他飞到里斯本，报道七四年政变，可他一句葡萄牙语也不会说。还有某记者，参加吉斯卡尔·德斯坦的新闻发布会时，和贝劳德一起咯咯傻笑，结果两人被新闻官轰出了会场。这些老掉牙的号码，还有几个能用呢？

客厅的窗子渐渐透亮。他拉开窗帘。看不到太阳，也没有云，只有楼房。至少爱琳还没察觉他的窘况。如果她发现了，就会伸出援手。可那样一来，他还能剩下什么？

他打开窗，吸口气，膝盖顶着护栏。壮丽的巴黎——高大，宽广，坚硬，柔软，完美的对称，人类的意志强加于石料、修剪过的草坪、不安分的玫瑰花丛——这样的巴黎却如在异乡，留给他的只是一个小巴黎，里面有他自己，这扇窗，走廊里嘎吱嘎吱的地板。

上午九点，他穿过卢森堡公园，向北行进。走到司法宫，他稍歇片刻。衰老不堪了吗？懒骨头。他强打精神，继续前行，过塞纳河，上蒙托尔盖尔街，走林荫大道。

夏丽的店位于罗什舒阿尔街——要上山，好在不太高。店还没开门，他闲荡到一家咖啡馆，走到门口又改了主意——没钱浪费在奢侈的享受上。他看着女儿店铺的橱窗，里面摆满了手工缝制的帽

子，由夏丽设计，一帮女青年缝制，她们穿着亚麻布的高腰围裙，戴着头巾式女帽，活像十八世纪的女仆。

她来晚了，过了张贴的开门时间。“Oui？”^[1] 她看见父亲时说——她只和他讲法语。

“我在欣赏你的橱窗，”他说，“布置得很漂亮。”

她打开店门，进了屋。“你干吗打领带？要去什么地方吗？”

“我来这儿……来这儿看你。”他把那盒饼递给她。“杏仁饼。”

“我不吃这个。”

“我以为你喜欢。”

“我不喜欢。布丽吉特喜欢。”她说的是她母亲，贝劳德的第二任妻子。

“你能把饼给她吗？”

“你什么东西她都不想要。”

“你这么烦我，小丽。”

她大步走到帽店另一端，收拾着，仿佛在打仗。有顾客进来，夏丽堆起了笑容。贝劳德退到角落里。顾客走了，夏丽又开始像个拳击手似的打扫。

“我做错什么了？”他问。

“天啊，你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

他往店后面看了看。

“她们还没来呢。”她气鼓鼓地说。

“谁还没来？”

“姑娘们。”

[1] 法语：喂？——译者注，下同

“你的工人？为什么跟我说这个。”

“你来得太早了，真不是时候。”夏丽声称，只要她介绍女人给贝劳德认识，甭管是谁，他都追人家。头一个是她高中最好的朋友娜塔丽。有一次，娜塔丽跟他们一块到昂蒂布度假，比基尼上装掉进了海里。贝劳德盯着看，被夏丽抓了个正着。幸亏她从来不知道父亲和娜塔丽后来的事，那可要严重得多。

但所有这一切都到头了。终于结束了。回首往事，真是毫无意义——虚掷了那么多心血。性冲动：它曾像暴君一样统治着他的过去，驱使他多年前从安逸的美国跑到作孽的欧洲，冒险，征服，四度娶妻，栽了上百次跟头，神魂颠倒，颜面丢尽，几乎将他毁掉。幸运的是，如今它总算消停了，这些年来，欲望渐渐退去，神秘地离开，一如当年它神秘地到来。自从十二岁那年起，贝劳德第一次用无欲的双眼看世界。他已经彻底废了。

“你真不喜欢那些饼？”他问。

“我又没跟你要。”

“是，你是没要。”他苦笑了一下，“不过，还有什么我能为你效劳？”

“干吗？”

“帮帮你。”

“我不要你帮忙。”

“好吧，”他说，“那好吧。”他点点头，叹口气，转身走向门口。

她跟着他出来。他伸出手，想摸摸她胳膊，可她躲开了。她把那盒杏仁饼还给他。“我不吃这些东西。”

回到家，他又看了一遍那些电话号码，最后给一个做记者的老

伙计打了个电话，他叫肯·拉扎里诺，如今在曼哈顿一家杂志做事。他们互报了近况，又花了几分钟怀旧，交谈中始终有股暗流涌动：两个人都知道贝劳德需要人拉一把，他自己却难以启齿。最后他腆着脸开了口：“我给你们写点东西怎么样？”

“你从来没给我们写过，劳德。”

“我知道，我只是问一下。”

“我现在搞网络策划，内容这块我插不上话了。”

“有没有什么人你能帮我联系一下？”

听了几个否定词的变种表达之后，贝劳德挂了电话。

他又吃了一罐鹰嘴豆，然后再试报社的孟克雷。“我来做今天的欧洲商业综述怎么样？”

“文海丽正在做这块。”

“我知道你们这帮伙计烦我，因为我发电子邮件的玩意儿坏了。不过我可以发传真，这不都一样嘛。”

“真不一样。不过你听我说，如果我们需要巴黎写什么，我就打给你。你要有什么新鲜货，也给我来电话就是了。”

贝劳德翻开一份法语时政杂志，希望能从里面偷个做报道的点子。他不耐烦地翻着杂志，却连一半人名都不认得。照片上这家伙是哪儿来的鸟人？他曾对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一切了如指掌。在新闻发布会上，他坐第一排，高举着手，一散会就往上冲，从场边抛出一连串提问。在使馆的鸡尾酒会上，他悄悄接近大使，面带微笑，裤子后袋露出采访本的一角。现在呢，如果真去参加新闻发布会，他往往坐在后排，心不在焉地乱记一气，瞌睡连连。他的咖啡桌上堆满了带有凸印纹章的请柬。独家新闻无论大小，皆与他擦肩而过。他仍然足够敏锐，写得出大稿——即使他喝多了，闭着眼，

只穿内裤，用电子打字机，也能写出这种东西。

他把那份时政杂志扔到椅子上。从何写起啊！他拨了儿子的手机。“我弄醒你了吗？”他用法语问。他俩之间总是讲法语的。

睿明捂住电话，咳嗽了几声。

“稍后我想请你吃午饭。”贝劳德说，“这会儿你在部里走不开吧？”

但睿明今天休假，于是他们约好在克利希广场边的一家小饭馆见面，那儿离这孩子住的地方很近，不过对贝劳德来说，睿明家的确切位置仍然神秘莫测，孩子在法国外交部的工作细节同样如此。小家伙守口如瓶。

贝劳德提前到了小饭馆，先看看菜单上的价钱。他打开钱包，数了数票子，然后要了张桌子。

睿明进来时，贝劳德微笑着起身。“差点忘了，我是多么疼你啊。”

睿明一屁股坐下，好像在玩抢凳子的游戏。“别逗了。”

“真的，这是真的。”

睿明抖开餐巾，用一只手往后理了理软塌塌的头发，脑袋上随即支起个乱糟糟的帐篷。他母亲弗朗索瓦兹是个舞台演员，手指头被香烟熏得黄黄的，也有同样的习惯，爱把头发弄乱，这让她更具魅力，等多年以后，她没了工作，这习惯却让她显得邋遢不堪。睿明今年才二十八岁，却已经邋遢下来了，穿得好像出自旧货店：一件丝绒夹克，袖子吊在小臂半截，一件条纹衬衫紧绷在身上，胸前的口袋破了，露出里面的卷烟纸。

“我给你买件衬衫吧。”贝劳德脱口而出，“你得有件像样的衬